

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珍藏本

拜月亭

施惠著 任光伟 赵崇辉 编写



I247.5

113

· 小说本 ·

拜月亭

任光伟

赵崇辉

编写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BAI YUE TING

拜 月 亭

施 惠 著 任光伟 赵崇辉 编著

责任编辑:孙宝文

封面设计: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25 印张 4 插页 210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印数:1—8 000 册 定价:20.00 元

ISBN 7—80626—249—0/K·111

出版说明

《拜月亭》，又名《幽闺记》，是元末明初南戏中的一部代表作品，历来受到名家好评，被人称为“四大传奇”之一。

《拜月亭》是根据元代戏剧大师关汉卿的《闺怨佳人拜月亭》改编的一部南戏剧作，相传系元代人施惠所作。它吸收了关汉卿杂剧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，融合了原著优美的语言，而又有新的创造。

《拜月亭》以战乱为背景，着重描写了王瑞兰与蒋世隆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。在金代战乱中，书生蒋世隆与胞妹蒋瑞莲在逃难中失散，兵部尚书的女儿王瑞兰与母亲也同时离散。蒋世隆遇到王瑞兰，两人患难与共，结为夫妻。王夫人巧遇蒋瑞莲，并认为义女。战乱平息后，兵部尚书王镇在招商店遇见女儿瑞兰，拒不承认女儿的婚事，强行将女儿从重病在身的世隆身边带走。后来王镇携女儿瑞兰路过孟津驿时，与夫人得以团圆。瑞兰日夜思念失去的夫君蒋世隆，月明星稀之夜，她在拜月亭前为丈夫的安康焚香祈祷，恰被瑞莲听得一清二楚。瑞莲得知哥哥的消息高兴万分，并帮助瑞兰与其父包办婚姻抗争。后来蒋世隆得中状元，与瑞兰终成眷属，而瑞莲也与武状元、世隆曾救助过的陀满兴福结为夫妻，两对新人美满团圆。

这部剧作，不仅颂扬了蒋世隆与王瑞兰二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，而且揭露了以王尚书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倚权仗势、嫌贫爱富，因此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。把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成功地交织在一起，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艺术特色。此外，在语言运用方面，《拜月亭》也有其较高的艺术成就。

为普及这部著名剧作，我社特邀请从事戏剧研究多年的任光伟先生以及赵崇辉，将其改写成小说本，与原作一道推出。

与此同时，本书还选取暖红室本中的二十幅插图，一道出版。

书中不当之处，请读者指正。

编 者

1997年8月

目 录

第 一 章	兄妹筹咨	(1)
第 二 章	虎狼扰乱	(4)
第 三 章	罔害蟠良	(8)
第 四 章	亡命全忠	(13)
第 五 章	图形追捕	(17)
第 六 章	文武同盟	(21)
第 七 章	奉使临番	(30)
第 八 章	绿林寄迹	(37)
第 九 章	仕女南迁	(48)
第 十 章	相泣路歧	(54)
第 十 一 章	违离兵火	(66)
第 十 二 章	旷野奇逢	(70)
第 十 三 章	山寨巡逻	(77)
第 十 四 章	虎头遇旧	(82)
第 十 五 章	招商谐偶	(91)
第 十 六 章	抱恙筹医	(111)
第 十 七 章	沉疴离鸾	(121)
第 十 八 章	皇华悲遇	(131)

第十九章	兄弟弹冠	(144)
第二十章	幽闺拜月	(153)
第二十一章	诏赘仙郎	(160)
第二十二章	推就红丝	(166)
第二十三章	天凑姻缘	(172)
第二十四章	洛珠双合	(179)

第一章 兄妹筹咨

却说金朝，自海陵炆王迁移中都燕京以来，经世宗、章宗几代经营，城内已人口百万，市面兴隆，集贸繁盛。城南诸坊锦绣组绮精绝天下，城北三市陆海百货卒于其中，御园里长桥龙偃，帝居内飞阁凤腾，达官显贵家置书楼人蓄文库，僧居佛寺冠冕天下，地灵物华几不亚于临安帝都。虽自宣宗以来，外府州县曾遭蒙古铁骑侵掠，但燕京却安然无恙。

单说离城南三里之遥，住着一蒋姓人家，蒋家原本京中旧族，虽然不是宦世门楣，却也是诗礼传家，不幸是蒋公蒋婆新逝，只剩下兄妹二人。兄长双名世隆，自幼有志于鸿鹄，十年囊萤映雪，朝经暮典发奋苦读，岁前州庠乡举名列五百秀士之首，荣获贡士进身。小妹芳名瑞莲，虽非名门闺秀，生得倒也秀丽端庄，自小识书达礼，针黹女红皆精，如今年已及笄尚未许聘。自父母仙逝，兄妹二人乐道安贫相依为命，不觉已越一年有余。

这一日，日已三竿，仍不见哥哥动静，瑞莲款动莲步走出闺阁，下得楼来。只见世隆双眉紧锁，面带愁容。瑞莲道过万福后问道：“哥哥，妹子平日里见哥哥

眉开眼笑，今日哥哥眉头不展，面有忧容，莫不是有甚么心事？”

世隆见小妹动问，只得佯作笑容道：“只倒也没甚么，是镇日困顿无事，作些个远谋近虑而已。”

瑞莲见世隆不愿道及心事，不免有些着急，搥动哥哥的肩膀说道：“如今爹娘仙逝，小妹已长大成人，哥哥心中有事不妨道与小妹，即使想不出甚么珠玑良计，总可为哥哥分担些忧虑。”

世隆见妹妹如此认真，只好把心事说出：“小妹你不知道，我心中有三件事，故而不乐。”

瑞莲问道：“但不知道是哪三件事？”

世隆长出一口气道：“这第一件，父母灵柩在堂至今未曾安葬；第二我服制在身，难以进取功名；这第三件，则是你我年纪长大，亲事未成。瞻前想后，故此不乐。”

瑞莲听过哥哥的忧虑不觉脱口而出：“小妹虽愚，这几件事也不是不曾想过。如今守制在身，不妨暂作退隐山林的渔樵，在家安心温习诗书，单等服制完毕，一旦春闱，自然青云得路。”

世隆道：“小妹之言也有道理，只是光阴迅速如转眼，求取功名在少年，有道是苍天未必误儒冠，儒冠多误男儿汉。”

瑞莲自然理会世隆求取功名的焦躁心境，无奈事与愿违，也只好再耐心劝说几句：“小妹自幼跟随兄长，哥哥苦学干禄，寐夜兴夙。胸中书、笔下句足冠中都。

只是守制不可违期，好在哥哥抱艺怀才，也只好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而已矣。”

世隆长叹一声喃喃道：“也只能如是而已……”

兄妹间筹咨未已，只听得院外人声鼎沸，杂沓之音不绝于耳。兄妹步出前堂，正要去门首观看，只听见咣唧一声老家院由外把门推开，然后随手将门关紧、上拴，回身向兄妹禀报道：“外面人声鼎沸，车马吵杂，听得是榆关已被番兵侵占，大批避难之人扶老携幼进入京都，正向城内涌来。”

正是：

琢磨成器待春闹，万里前程唾手期。

但愿平步鸿鹄志，莫叫落花子规啼。

第二章 虎狼扰乱

说起入侵番兵，不是别个，乃是新崛起的蒙古铁骑。蒙古世居大漠之北，万里黄沙，一天秋草。那里是马嘶平野呼鹰地，犬吠低坡射雁人；草丛中无非是赤兔黄獐，天际上有些皂雕白鹤，正所谓夜夜月为青塚境，年年雪作黑山花。自金章宗时，乞颜部长援助金朝共同击败漠南鞑靼，从此后受金代封号向金纳贡。这三年一小进，五年一大进，十年一总进，如此纳了三五一十五年，并未见金天子一次回报，因而触怒蒙主，发兵攻金。金兵抵挡不过，派人向蒙主议和，答应向蒙主献纳童男童女及金帛御马等物。可是，和议墨迹未干，蒙主以贡物未到，金天子无故为由，又向金朝发兵。蒙古铁骑打夺州城，占据粮草，前锋已攻入榆关。消息传入中京，朝野上下为之震动。

金天子自幼养尊处优，生性怯懦，一时想不出御敌良策。在重臣提醒之下，方派都元帅连夜整军向榆关进发。

次日清晨，东方欲晓，淡月昏黄，百花深处漏声残，金鸡三唱报晓光。只见那午门外人过御桥，灯影里衣冠济楚，马嘶宫巷柳，步移环佩铿，已到了早朝时

分。这时，主司仪典的小黄门穿阶过殿，开启殿门。此时钟鼓齐鸣，炉香滚动。只见奉天殿、武英殿、披香殿、太乙殿、谨身殿巍巍峨峨；奉天门、承天门、大明门、朝阳门、乾明门隐隐约约；其时有御用监官、尚膳监官、尚衣监官各司其事；鸿胪寺官、光禄寺官、太常寺官各守其职。午门即启，文武两侧撩袍端带，鱼贯而入，执笏鞠躬，跪伏阶下。在一片山呼声中，大金天子步上殿阶，升朝议事。

正是：

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帝都。

虎狼频扰乱，愿上万言书。

黄门太监喝道：“如今早朝时分，天子升殿，我主晓谕：如今番兵又至，朕闻众卿有南迁奏议，如有本章面呈殿陛。”

道犹未了，参政知事聂贾列，擎本启奏。

却说这聂贾列，先朝本为一六部侍郎，因善察龙颜，看风使舵，十年光景竟连升三级。自新主登基以来，他仔细观察，深信当今天子庸碌怯懦，又胸无社稷，几次蒙番入侵均惊恐万分，无以为策。今日天子在殿堂之上将迁都之事向群臣挑明。聂贾列见天子确有迁都之意，因而大胆将迁都奏本呈上：

黄门太监宣谕：“天子宣参政知事聂贾列上殿！”

聂贾列整理衣冠，执笏前趋至阶下跪奏：“臣聂贾列奏闻陛下！”

黄门太监又唱道：“所奏何事？”

聂贾列这才抬头执笏念道：“奏为保国安民事。诚惶诚恐。冒奏天颜，恕臣万死万死。”

天子打断他的话说道：“事出紧急，尽可照本宣科！”

聂贾列顿首再拜道：“臣闻蒙番犯界，突入榆关，离俺中都只有百二十里地，况彼人强马壮，尔今本国兵疲将寡难以御敌，事到临危，不若迁都汴梁，上保社稷无危，下免生民涂炭，伏乞准奏。”

天子问道：“不知汴梁有何好处可以迁都？”

聂贾列道：“夫汴梁者，南有淮水之便，北有黄河阻隔，西有潼关防守，实为易守难攻之福地，可得吾朝万年鸿业。”

天子看看阶下众臣说道：“自朕登基以来，蒙番数犯疆界，迁都之事屡有本奏，事到临危，不知众卿尚有何本奏？”

谏院左谏议大夫出列上阶奏道：“迁都一事干系到社稷安危，全凭吾主定夺。只是蒙番虎狼成性，前次和议，我主应允了全部条款，索取之一应品物已于日前上路，番主却失信吾朝又来进犯。如若匆匆南迁，岂不助了番贼的威风？”

天子虽生性怯懦却又刚愎自用，止住谏议大夫的话说道：“朕意迁都与御敌二者本不可偏废。昨日闻警，朕连夜传谕都元帅调集京畿兵马前往榆关迎敌，只是胜负乃兵家常事，不可不作长远筹谋。”

聂贾列再次心领了宣宗之意图，急忙插话道：“吾

皇圣明！古人云：‘王公设险以守其国’，万一榆关战事失利则京东屏障尽失，中京之危则在旦夕之间，彼时再作迁都之举，恐怕已为时过晚。所谓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’，吾主圣明，但祈准臣所奏，不必迟回。”

金天子自幼久居外藩，生活安然自在，自坐殿以来警报频传，不惜屈辱议和，席不暇暖，榆关又起狼烟，坎坷若此，六神无主，心力交悴。如今阶下既有迁都奏议，岂不正中下怀？因而宣谕道：“即便迁都汴梁，免致两国相争，实为便益之策。”

群臣伏地山呼万岁，黄门太监正欲喊宣退朝，只见阶下有一人一跃而起，高呼：“万岁不可！老臣有本启奏。”

天子定神望去，奏本之人乃是前朝遗老，当今左丞相陀满海牙。他深知陀满海牙，生性刚直耿倔，又素孚重望，如允其上殿本奏，迁都之事，必会引起争端，不若暂且回避为好。因而让黄门太监宣谕道：“现刻，早朝已过，诸臣有本，明日再奏。”

众臣再次山呼万岁。鱼贯退班。

正是：

头戴金盔挽玉鞭，驱兵领将几千员。

金朝那解番狼将，血溅东南半壁天。

第三章 罔害皤良

陀满海牙，出身女真望族，累世忠良，生得神眉凤目，鹤发虬髯。虽已年逾七旬，尚老当益壮，声若铜钟，力能擎鼎，文武双全。他一世清白无私，刚直忠烈，朝野上下人望极高，每有事启奏，金天子不容不谏。

次日早朝陀满海牙上得殿来，也不唱诺，伏阶便奏，言道：“自古国君为社稷之主，如今蒙番犯境，自当恒念祖宗立国之艰辛，振奋朝野，统帅三军一致对敌。今皇上被谗言所误，奏令迁都以避强势，其后果不惟天子蒙尘，抑且生民涂炭，老臣于此不谏是为不忠。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。”

聂贾列见陀满海牙义正辞严，气势撼猛，虽心虚，又不甘示弱。遂上前对天子奏道：“如今君意已决，臣子岂可违抗圣意。妄自阻驾！”

陀满海牙无暇理睬聂贾列，仍对金天子谏道：“常言道，君乃臣之元首，臣乃君之股肱，君有诤臣，父有诤子。老臣陀满海牙，累世忠良，如今王事多艰，民不堪命，臣若钳口不言，实是坐视其危也！”

金天子问道：“即便朕举驾迁都有何不妥？”

聂贾列具势帮腔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，不闻昔日某太王居邠，狄人侵其地，他许之以皮、币不得免，事之以犬马不得免，献之以珠玉亦不得免，终因力寡难挡御，只得迁都而他往。”

陀满海牙反驳道：“那是往昔之事，是时国界无定，退此而得彼，失彼复得此，马上天下有得有失。而今南有宋廷，北有蒙虏，疆域已定，若要迁都远僻，就把社稷一旦抛”。

聂贾列忙接道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你说圣上不如太王。”

海牙道：“天子圣明，天听垂慈。如今中都城内臣民百万，若迁都南徙，怎忍见夫挈其妻，兄携其弟，子负其翁，母抱其儿，城市中喧喧嚷嚷，村野间哭哭啼啼，这边厢车驾奔驰，那边厢生民涂炭，宗庙成墟，此绝非我大金卫国图存之良计。”

天子大为不悦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朕迁都图存之议，旨在误国害民不成？”

聂贾列乘机挑拨道：“天子慧眼识人，常言道，会说者不如会听者，听陀满海牙的一番话语，可以证明，陀满海牙已生无君之心，恳望圣上明察。”

陀满忿然，扯着自己的袍襟说：“俺穿一领左衽乾坤袍，不敢忘先帝山陵社稷，读几篇纲常圣贤书，也识得君臣恩义，一心清白本无私，故敢直言上谏。”他转身手指聂贾列斥道：“乱臣贼子，尔是何等人，起过一旁！”

天子深惧陀满激起众臣对迁都产生异议，冷冷地对陀满说：“朕以为，为人臣者当卑顺。”然后对黄门太监谕道：“传谕下去，迁都事朕意已决，众臣如有异议则退在午门外商议。”门子按原谕传旨。

满班文武伏地再拜，山呼万岁，唯独陀满海牙拒不领旨，上前拦住天子去路冒死苦谏。

天子见状，只好改口说：“朕命迁都亦非长久之策，只因榆关变起，都元帅已领京中精兵东上御敌，尔今中都空虚，一旦被困又少粮草供给，故谕令朝廷百官暂住南京汴梁，待一、二年后兵壮粮足，还可作还都之举。”

陀满仍据理力谏道：“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古人言‘自有权舆能者迁之，否则存之。’可知自古迁都皆在国富兵强之盛世，我朝海陵炀王之西迁亦不例外，如今蒙番压境之时不作倾国抵死之争，与逃跑何异！”他怒不可遏地转过身来指着聂贾列对天子吼道：“臣陀满海牙恳求吾主，万万不可听信此等乱臣贼子误国害民之妖言。”

聂贾列连连叫道：“朝廷乃尊严所在，岂容他以下犯上？微臣受些委屈尚且罢了，此等以臣欺君之辈实实罪该万死，尚祈吾皇明察以正朝纲。”

天子对陀满不识君臣之体，一再阻挠迁都自然怀恨在心，但对他申明之道理又无法批驳。正在无计可施之时，却被聂贾列所提醒，因而宣谕道：“左丞相陀满海牙咆哮殿堂，以臣犯君，本应处斩，但体念他为两朝重臣，从轻发落，罢去尚书省左丞相之职，提交吏部审议